

刊叢藝文代現

—1—

# 戲 夜

著 聶 紺 聶

行發社版出進改

刊 叢 藝 文 代 現

— 1 —

戲 夜

著 寫 耕 聶

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

版初月六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二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刊叢藝文代現

- 1 -

# 戲 夜

著 終 緝 聶

者行發  
社版出進改  
社總  
路權民安永建福  
處業營  
街新安永  
路山中汀長  
路山中縣沙

者刷印  
社版出進改  
者售經  
局書大地各

角一元五幣國價實

費郵加酌埠外

目  
錄

酒船	一
旁聽	二一
山芋	三九
夜戲	七一
弟弟	八三

## 酒 船

貪着了一天巫山峽的风景，傍晚的時候又到岸上去跑了一回，一到晚上，人就疲乏得要命了。可是統艙里人多，嘈雜得一塌胡塗；空氣又渾濁，又悶燥，躺在舖上，就像躺在一爐子火底旁邊；共有一陣傾盆大雨，等着要下來吧，却又儘着不下，白叫人翻來覆去，不住地流着臭汗，無論怎樣也睡不着，拿了一把大蒲扇，拖着雙草拖鞋，跑到艙外去尋找風涼些的地方。一出艙門，馬上就感到一陣清新涼爽的氣味，深深地呼了口氣，像是清醒了一陣醞釀大醉的酒。

這外邊果然是個烏黑的天，靠在船邊的鐵欄杆一望，無遠無近是一整片的昏茫；除不遠不遠地有一隻同樣停在江心的下水船；那船上的燈光和映在江心，被盪動的火的波

紋，像天上的星星在睜閉着眼睛以外，就只有低頭看下去，這船旁邊的一兩隻賣東西的小船上，才有着放光的東西。那青葱的江岸，那岸上的又高又陡的坡子，那稀稀朗朗的綠樹，那像頑皮的孩子在一張風景圖上塗上的一道粗的黑線的古老的城牆，那比灰白的城樓還高的西洋式的禮拜堂的尖頂——這是這里唯一帶有近代風味的東西，在幾個鐘頭以前，映着那傍晚的霞光，映着遠近的青山，映着這黃澄澄的江水，曾經畫圖似地在我們面前展開，我自己也會跑上去作過這畫圖上的點綴；如今，這軸畫圖却叫黑夜來捲起，帶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江水靜靜地流着，隱約可以聽出那流水底聲音；從船上排洩出去的髒水，一陣一陣地落在江心，擾亂着流水底調子，也遮斷了那小船上賣東西的喊叫。我靠在船邊，望着那看不見的遠處，聽着細微的流水的音樂，盡量地享受這半夜的江景，彷彿在船上蜷伏了幾天的悶氣，都要問這黑夜要求賠償。

「老王！」

忽然背後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是睡在我隔壁舖上的一個路伴；經過了幾天的交談，彼此就都像老朋友一樣地熟了。他也是到前方去找什麼差事去的。我出來的時候，他不是睡着了麼？

「你吃東西囉？」他說，「底下有一隻酒船，有東西賣，聽說還有鴉片煙呢。」

聽說有鴉片煙，不知怎麼，心里動了一下，我說：

「東西倒不想吃，去抽口烟去吧。」

「怎麼，你喜歡這玩意兒麼？」

我沒有答話，就和他一路，從船尾上下到廚房間，那里有一個臨江的門，那酒船就在門外頭。我們先跳到一隻小划子上，再一步就跨到酒船上了。

這酒船就像一個小烟紙店，貨架上擺着五顏六色的香烟。緊挨着貨架子是一張案板，或者說是櫃台，上面擺着一些酒瓶，茶碗，鹹菜，油麵等等。案板當頭是一個正煮着什麼的炭爐子，靠另外一邊擺着兩張方桌和板凳，幾個人坐在那里擺龍門陣。看見我們一去就有人站起來招呼。經過了指引，我們知道賣鴉片煙的在那用一條大黑布門帘隔着的後艙。

一掀開門帘，里面黑洞洞地，一陣熱氣，朝臉上撲來，我正想退回，聽見前艙有人喊：「客人來了！」只好硬着頭皮進去。

呸！這是什麼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半頭腰里這們一塊白不白灰不灰的東西在那黑谷騰騰的地方幌蕩幌蕩！借着那煙舖上一個女孩子弓着身子剛才點菸的烟燈光和那

東西自己發出來的聲音，我一半兒是看出，一半兒也是猜到那是一個人底臉，並且是個女人底臉。烟燈的燈籠只有黃豆那們大，又叫那匍在舖邊里的女孩子遮住了一大半，雖說已經曉得那東西是臉，一張臉上所應該有的東西，像鼻子眼睛什麼的却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不光只鼻子眼睛，別的東西也沒有看出。如果是一張臉，總該是長在一個人頭上的吧，可是那個人呢？那人底身幹呢？手呢？腳呢？還有，她是站着的呢？坐着的呢？還是騎着的呢？我馬上想起小時候聽見鬼的故事，說鬼是只有一張光臉，像一塊瓦片一樣，鼻子眼睛什麼的一概沒有。說實話，我怕。輪到舖上的時候，還不住地眯着眼睛向那臉看，想看清楚一點了才放心；可是越看越不像人底臉，倒像在黑的幕布上貼着這們一張面孔般大小的什麼紙頭。這時候我聽見前艙里有腳步聲，船頭上有人在喊：「噫，麵癩？——被子酒？要雞蛋啵？」同時望了望輪在我對面的路伴，才覺得這世界仍舊是人的世界。

煙舖是一整個的，我已經有點兒清楚艙里的形勢了。從通到前艙去那門邊起，一直到船尾止，船尾那兒還轉了一個灣，一起都是煙舖，像有些南貨店底曲尺式的櫃台，要是生意好，客多，說不定容得下七八個甚至十來個人。舖上並沒有鋪什麼東西，就是這們一個光板子，板子底顏色不大說得清，干淨好像倒是蠻干淨的，用手一摸，光滑熨溜



，和撲在玻璃上一樣。煙燈傢伙也很精緻，那鏽掉了頸子的皮酒瓶似的燈罩子上，一點兒雜東西都沒有。從遠處看，燈光實在很小；一躺下，就覺得彷彿在亭子間里點着一盞五十支燭光的電燈，眼睛有點兒睜不開。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抽鴉片煙的人家，十來歲的時候，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躺在烟鋪上背「古文觀止」給烟盤子那邊的父親聽；背了之後，就可以隨便拿那擺在盤子面前的甜食。背書的時候，父親也不一定真地聽，大概是一路閉着眼睛打呼盧，讓涎像泉水一樣地向枕頭上流，一路手里又擰着烟泡子；到了泡子燒燃了，或者清烟滴在燈上了，或者泡子滾好了，這才突然驚醒似地睜開眼睛，吸回那流出來的涎：「噫，背完了，再背！唉，甜食都叫你吃光了！」於是抽一口烟，又閉上眼睛燻他的泡子。父親底三角臉和他底烟槍離開我二十來年了，我底家也離開了十幾年，現在躺在這烟鋪上一看見這煙燈就像做夢似地回到了十來歲的時候，也就像回到了我底家。這心情，我底路伴當然是不懂得的。

「哇兒，過來呀，橫在那里做啥子，等客人們躺。」

這是那黑的幕布上的紙頭底聲音。——幕布那邊，究竟有些什麼，我還沒有弄清楚。哇兒，就是匍在鋪面前的這女孩子吧。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她：她低着頭，披散一頭黃

的茸毛似的頭髮，專心專意地拿着一張剪小了的報紙在摺着什麼玩意兒。聽見喊，身子扭了一下，鼻子里不知怎麼哄了一聲，那又黑又瘦的手可并没停止工作。

最引起我的注意的還是那紙頭發出來的聲音。是的，我現在完全相信那是一種人的聲音；可是是一種什麼人的聲音呢？比如吧，一個病了很久的老太婆，現在要落氣了，一隻枯樹枝子似的手，抓住她的一個親人，她和這世界就只有這一點兒是連結着的了；她現在正漂浮在一個汪洋大海里，大海的波濤正向她無情地沖激，這隻手一鬆，她就要「滑！」一下子，不知叫捲到什麼地方去！可是終久氣力沒有了，抓不住了，絕望了，「噢！」于是一撒手，發出一聲微弱的歎息。這嘆息就是我在聽見的聲音。

說也奇怪，這聲音好像跟我很熟悉，好像沒有好久以前，我會經聽見過。什麼時候聽見過呢？對了，我應該承認我實在是有點兒糊里糊塗，就是今天天黑以前不是碰見過這樣一個女人麼？一個印象在我底腦子被喚起來了——

船一開到這里，就算走完了這一天規定的路程。停船的時候天色還很早，連晚飯的銀筷還沒有擺出來，——自然，船上可以故意開晚一點，讓喜歡遊玩的客人們到岸上去吃的。我混在十幾個從頭二等艙里跑出來的男女客人們當中，跳上一隻划子上了岸——這時候，我暗暗地納罕，上岸去的人簡直沒有什麼統綸的客，沒有那說是到峨嵋山去燒

香，成天數着哈佛珠的善女人，也沒有那在太陽底下捉虱子的老和尚們，他們是這兩天來圍繞在我周圍的人物。一上完那江邊的高坡子，一陣臭氣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叫同來的幾個穿得很摩登的女客連忙捏着鼻子。我也和內地的城市生疏得很久了。對於這臭氣也不很習慣，用眼睛向四下里搜索了一回，也搜不出那臭氣底來處。城外沒有什麼人家，大家都很快地搶進了臨江的南門，大概因為沒有等我們一進去的時候就關城門，那臭氣也還是跟着進了城。街道是這們窄，兩手向左右一伸，就像摸着牆壁；房子又這們矮，使人走着像自己一個個都是騷長武大的大漢。十幾個騷長武大的大漢一來，這城里的甯靜就給完全打破了。兩邊的居民都睜着驚奇的眼睛，有的從屋裏頭跑出來，有的從窗子或門里伸出頭來。哦，多講究的女人咯！

舊坊冷落得使人想不到這是一個城市，倒以為是一個不是市集的日子的村鎮。雖說是晚飯時候，家家都像準備着關門睡覺似的。我們在這樣一個城市里遊玩了一會兒，就跑到一個什麼「爵府」裏頭去了。這爵府是一個滿清時候平過長毛的將軍留下來的，是一所規模非常宏大的房子，大得像從前的關衙門或者什麼有名的廟宇，許多大戶人家底第宅都會遭到一樣的運命，如果不叫那些光宗耀祖的後輩賣給新的關係，一定會不是撞見倒了一堵牆，就是那兒塌下一堆瓦；不是二門上少了兩扇門，就是花廳裏窗子只

剩下幾個剩。終久好比一個年老多病的人，從前也曾轟轟烈烈捱過乾坤，現在却只拖着  
一付殘廢的骨頭，眼巴巴地等候無常大爹來收他了。我們碰見的正是這爵府底晚景。荒  
涼，凌亂，像是人跡罕到的山崖，又像有什麼大軍在這兒紮過營盤，剛剛在我們前一腳  
的時候開了差了，只有幾塊城門那們大的金字匾高高在上地俯視着我們，我們可以從它  
看出點那爵爺底當年的威風。

在爵府里東穿西穿，好容易穿到一個有人住的地方了。那是幾間比較矮小得多的房  
屋，在當年是給什麼人住的，很難想到；現在却成了那爵爺底嫡脈子孫底府上了。我們  
底摩登女客當中，有人和這府上是熟識的，大家一來就受了殷勤的招待。這時候，我看  
見了這們一個女人：大概三十來歲；三尺來往高；一頭蓬亂的頭髮，後腦亮拖着一個隨  
時都要散掉的結；面孔像用表心紙什麼糊成的，紙上頭還至少黏着有五錢大煙灰；眼睛  
泡子是浮腫的，狠狠地壓着那雙用篾片子畫成的眼睛；一雙小腳，脚下隨便用些布片子  
網着在；楮得只剩下幾根豆搥子筋的手拿着茶壺茶碗；用腳後跟吞吞吞地從客堂跑到廚  
房，又從廚房跑到客堂，像忙得開不了交；生怕大家不聽見，扯起喉嚨向那熟識的女客  
喊：「二姑娘，莫走哇，弄消夜哇，消夜了走哇……」那喉嚨實在有點兒像要斷氣的樣  
子。

「你燒煙噉！」路伴拿起一根煙籤子朝我這邊送。

盤子里放着兩盒煙，兩根槍，幾根籤子和一些別的小東西。那兩根槍佔了很大的地盤，如果辯起煙來一定很不方便；我想，只有一盞燈，要兩根槍作什麼呢？我沒有說出來，只把籤子朝路伴那邊一推說：

「你炒吧。」

「我不會燒哇。」

「我也不會呀！」

「是你要來的，你怎麼不會燒呢？」

路伴像很詫異似地望着我。我笑着說：

「我只說要來，可沒有說我會燒哇。」

「唉唉，」他說，「這們兩大盒煙，看樣子是消不完的了。」

的確，那兩盒煙實在不少。有銅版那們大的兩個圓巴巴，堆在四方的木片子上，像攤開的兩張膏藥；那盒子凹下去有多麼深還不曉得呢。

「多少錢一盒，老板？」我問。

「兩百錢。」那紙頭在幕布上說。

路伴把脖子朝前一聳，伸了伸舌頭。我曉得他底意思決不是嫌貴了，倒是覺得便宜得出奇。兩百錢這們大一盒煙！雖說曉得在川省這東西不值錢，總沒想到便宜到這個樣子，兩百錢，就是兩分錢；當一百一個的銅版，一塊錢換十串。路伴有點不相信，拿錢子到盒子裏一撈，不禁笑起來了：

「哈哈，盒子是不平的。」

「哪里？有凹的，有半分多深的凹！」

這是那侷在鋪面的娃兒說的。她說話的時候，抬起頭來，睜着一雙大眼睛。這孩子底臉雖說瘦，黑，可是并不見得憔悴；五官都很勻稱，只有眼睛大一點，却大得很好看；很密的眼睫毛，瞳人不很黑，倒也蠻有光；眼睛白是藍的，藍得很，光閃閃地，像秋天裏沒有雲彩的天空；不，像映在水里的晴朗的天空。小嘴唇很薄，有點兒朝前掀，就像生成的是川省人所常說的好「擺龍門陣」的嘴。倒沒有想到這孩子長得這們秀氣，我忍不住叫路伴瞧，他也連連點頭說她長得好。她聽見我們說她，有點不好意思地又低着頭去弄她底紙玩意兒。

「娃兒！」紙頭喊：「瞧你多不聽話，還不過來，做啥子嘛！」

娃兒好像耳邊風一樣地沒有動。我說：

「老板，這娃兒是你底小姑娘吧。」

「是啲，先生！是我底女娃子嘛，淘氣死了。」

「長得不錯咧。」正在燒煙的路伴搭嘴。

「哪里？醜哦，沒有吃的嘛，怎會長得好呢！」

「是漂亮啊，」我說，「幾歲了？」

「不小了的了，九歲，還啥子也不懂的。」

「啥子嘛，」娃兒扭着身幹說：「媽呀，你不是說我十歲了嗎？人家明明十歲偏要說是九歲，啥子嘛！」

她撇着嘴，像很受屈；樣子很有點兒好玩。我拍着她底頭，安慰她說，我一看就曉得是十歲了。

「嗟……」路伴大概真不大會燒煙，一滴膏子滴在煙燈上，煙燈馬上一黑，差一點兒熄了。

「哈哈！」娃兒笑，「你不會燒嘛。」

路伴又溼了一下膏子，很小心地防備滴下去，可是一到火跟前，還是滴了。這回燈沒有黑，他拿得快，滴在燈罩子上了。

我沒有管他，只願跟娃兒談着話；我說：

「你讀過書麼？」

「沒有讀書，先生，」娃兒底媽說，「窮人家底娃兒嘛……」

「媽呀，我不是讀過書麼，我讀過書，今年還讀過的嘛。」

「讀過幾年呢？」

「啥子，沒有讀過幾年，一年也沒有讀過，只讀過兩回，看啦，讀過三回。是不是，媽呀，讀過三回了。」

「那算讀書呢，三天一回，兩天一回。你不曉得，先生，讀書要錢嘛，哪個有錢呢？又是一個女娃子。」

對了，女娃子本來是用不着讀書的，像這樣想的人大概還很多。我早就應該是曉得的，早就用不着問人家讀過書沒有。我沒有話說了。

我底路伴一路煙煙，一路儘朝着娃兒瞧，看見我不說話了，接着問：

「那末，你讀的什麼書呢？」

「我讀的『百家姓』；『三字經』讀完了——瞧你底煙都燒枯了。」

「喂，」路伴並沒有管他手里的煙，却朝着我說：「她們還讀的『三字經』什麼的



咧。」

「當然咯。」我很自然地回答，我相信，對這裏的情形已經有些了解。

「怎麼「當然」呢？」

「你沒有上岸去；如果到城里去看過一下，就覺得是當然了。」

「那末，比如說——你講點我聽聽吧。」

「比如說，這城里恐怕連一架鐘都沒有，至少，普通人家是不興用鐘的……」

路伴搖了搖頭，表示不相信，我就告訴他這樣一樁事：

從什麼爵府里出來，我獨到一家館子里吃晚飯；不用說是一家覺腳得可以的館子

：不過菜單上倒有不少的名目，菜底味道很不壞，價錢又實在便宜。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記起船上的茶房底話，這里很早就關城的；於是我問堂倌什麼時候關城。

「關城麼，先生？起二更的時候。」

聽了這話，自己很有點兒慚愧：好久以來，我沒有留心到起更這回事了。起二更究竟是什麼時候呢？想也想不起來，只好更清楚地問他是幾點鐘。這時候，我看了看手上的錶，已經看不很清楚了，可是還沒有點燈。

「起二更的時候是——」堂倌大概沒有防備我問到這們一句話，搔了搔腦袋，樣子